

## 《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研讨

史建伟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2009年3月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发布的《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是汉字教育和辞书编纂等方面汉字部件分析和解说的规范,这个规范在实际使用中情况如何?为了验证规范,我们依据该规范中的《现代常用字部件表》,按照该规范制定的拆分原则和规则,对《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最常用字2500字进行了部件拆分。在拆分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发现规范还有值得讨论和修改的地方,文章就是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常用字; 部件; 规范

[中图分类号] H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3)01-0072-04 [收稿日期] 2012-09-20

[作者简介] 史建伟,男,河北乐亭人,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字学、对外汉语教学。

现代汉字的字形结构包含笔画、部件、成字三个不同层级的单位。部件是介于笔画和成字之间的结构单位。部件是由笔画组合而成的结构体,具有组合汉字的功能,部件组合成整字。对成字进行部件分析,可以把结构复杂的单位分解为更小更简单的单位,从而有利于字形的把握和字音字义的理解,因此,在汉字教学中普遍采取部件分析的方式。但是,一个汉字如何拆分,拆分为几个部件,常常因人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部件的称名更是五花八门,十分混乱。2009年3月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发布《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规定了现代常用字的部件拆分规则和命名规则,对现代汉语3500常用字逐个进行部件拆分、归纳与统计,形成了《现代常用字部件表》,共包括441组514个部件,并为表中的每个部件确定了统一的称名。这一规范主要用于汉字教育和辞书编纂等方面的汉字部件分析和解说,也为汉字信息处理提供参考。它的发布将会促进汉字教学中部件分析的规范化,有利于汉字教学。

规范在实际使用中情况如何?根据该规范,能

否对每一个常用字做出方便、实用并且唯一的部件分析呢?为了验证规范,我们依据《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里的《现代常用字部件表》,按照该规范制定的拆分原则和规则,对《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最常用字2500字进行了部件拆分。在拆分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引发了我们对汉字部件规范的思考。

### 一、一个汉字拆分的部件数多少为宜

我们依据《现代常用字部件规范》,对《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常用字2500字进行了部件拆分。结果如下:1 部件字约占12% 2 部件字约占40% 3 部件字约占33% 4 部件字约占11.5% 5 部件字约占3.2% 6 部件字约占0.5% 7 部件字只有一个。

构成汉字的部件数量越少,说明字形的结构越简单。1 部件字也就是不能分析的独体字,2500常用字中,不能拆分的独体字占12%,这是汉字系统的基础,独体字大多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常用字。2—3个部件构成的字最多,合起来占73%,加上独体字,占85%。4 部件以上的字总共占15%,其中6 部件以上的字很少,而4 部件和5 部件的字相对较

多。

理论上讲,构成汉字的部件数量越少越便于记忆。但是有15%的汉字拆分出的部件数量比较多,是这些字本身结构太复杂还是人为拆分的结果?

《部件表》中133号部件“𠂔”称为“寒字腰”,构成的字例有:寒寨嚷等。但是,无论从字形来看,还是从字理来讲,“寒”字的腰都不是“𠂔”,而是“𠂔”,如果立“𠂔”为部件,可使“寒”“寨”“塞”“赛”等字的分析减少一个部件,由4部件字变为3部件字,结构变得更加简单。可见部件拆分并不是纯客观的事,含有许多人为的因素。

制定部件规范时要综合考虑。既要考虑部件总数的合理性:不能过多,过多则不便记忆,又不能太少,太少则不能囊括所有的字;又要照顾字形分析的简明性:单字拆分出的部件数不能太多、太碎,拆分出太多无意义的部件,则使得部件分析失去了意义;拆分出的几个部件在相互对待的关系中组构成字或偏旁才便于书写和记忆。

“嚷”的偏旁“囊”字形比较复杂,按现在的规范,需要拆分成“一+口+口+𠂔+𠂔”五个部件,这5个部件的关系相对复杂,不易描写,因此对字形的记忆不便。含有这个偏旁的字“嚷”“壤”“瓢”“镶”“攘”等则要拆分成6个部件。另一个字“囊”的下部与“囊”下部相同,“囊”需要拆分成5个部件,囊字头“𠂔”是一个部件,与之相对待的下部“𠂔”却要拆成4个部件,这5个部件的关系也不易描写。如果立“𠂔”为部件,称作“囊字底”,则“囊”“囊”都拆分为两个部件,“嚷”“壤”“瓢”“镶”“攘”等拆分成三个部件,这些字的结构就变得简单多了,部件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容易描写和记忆。

再如“禽”,上部的“人”和下部的“𠂔”是部件,但是与之相对待的中间的“𠂔”需要拆分成三个部件“一”“乂”“凵”,那么“禽”就是5个部件构成的字,“禽”作偏旁的字如“擒”则是6个部件构成。事实上,“𠂔”与“禽”的上部“𠂔”“𠂔”的右偏旁都相同,如果“𠂔”独立为部件,“禽”“禽”“𠂔”“𠂔”等字的结构将变得简单。

## 二、常见偏旁是否可独立为部件

有些经常用作偏旁的字拆分为3个以上部件,

以其为偏旁的字都要拆分为4个以上的部件。如:

𠂔: 检剑俭险脸签

俞: 偷输喻愈逾愉

曷: 喝渴揭竭葛歇葛

卒: 醉碎翠粹萃淬

发: 拔跋

“𠂔”拆分成“人+一+𠂔+一”,“俞”拆分成“人+一+月+𠂔”,“曷”拆分成“日+勺+人+凵”,“卒”拆分成“一+人+人+十”,“发”拆分成“𠂔+又+丿”,这样的拆分并没有理据可言,是从形体拆分,结果包含了一些没有意义的单笔画或笔画组合,这样的拆分无助于这些字的理解和识记。况且这些字都不是现代汉语的常用字(“卒”在1000次常用字表内),对它们的认识是在偏旁中实现的,不如把它们独立为部件,整体识记,这样以它们为偏旁的字的结构分析都变得简单了。而且,偏旁独立为部件是有先例的,《现代常用字部件表》中149号部件“𠂔”、213号部件“𠂔”都不是现代汉语常用字,都是以偏旁整体立为部件,“𠂔”可以组构“换”“唤”“涣”“煥”“痪”等字,“𠂔”可以组构“融”“隔”等字。

当然有些偏旁的结构也很复杂,如果部件分析有利于偏旁意义的理解,则拆分是有益的。如:

𠂔: 噪燥躁躁噪臊

𠂔: 疆僵疆

爰: 援缓缓

“𠂔”分析为三个“口”和“木”,会众鸟口在树上聒噪之意,“𠂔”分析为三个“一”和两个“田”,会田界之意,“爰”分析为“𠂔”“一”“𠂔”“又”,“𠂔”是“爪”的变体,“又”是手,合起来会两手相援引之意,“一”“𠂔”组合是“于”的变形,有标音作用。

《现代常用字部件表》中有些作为偏旁出现的部件,明显是由两部分组合而成的合体结构,出现在《部件表》中不合常规。如:

1 𠂔(昂字底),例字: 仰昂迎

283 𠂔(轻字边),例字: 劲经茎

336 𠂔(设字边),例字: 般疫段臂

汉字结构二分最符合常规,因而也是最符合认知规律,最便于识记的。上面三个偏旁从形体来说,

“印”是左右二分结构,“𠂔”“𠂔”是上下二分结构,两部分之间的界限清楚,分割沟明显。把它们视为整体部件不符合直观感受,且与“印”结构相同的“印”与“轻”右部结构相同的“疑”字右部,与“𠂔”结构相同的“支”都分析为两个部件,按照系统性原则,上述偏旁也应该分析为两个部件。为此,建议去掉“印”“𠂔”“𠂔”三个部件,增加“𠂔”“𠂔”两个部件,“儿”作为“几”的变体。

三、成字部件加上一个单笔画构成另外一个字,需不需要拆分

木/禾、日/白、业/亚、非/韭、刀/刃、鸟/鸟、王/主玉、犬/犬太,从字形看,以上每组字,后字都是前字加一笔构成的,单笔画与前字有的相接,有的相离,上面每组字的前后字都一同出现在《部件表》中,也就是说,后字的单笔画不拆分为部件,而是整字独立为一个部件。

但是,同样的情况,下面这些字组的处理则不同。木/术、艮/艮、免/兔、氏/氏、糸/系、去/丢、之/乏,每组字的后字也都是前字加一笔构成,有的相接,有的相离,但是前字是部件,后字不是部件,需要拆分成两个部件,即前字加上单笔部件合成。

单笔画是可以作部件的,那么单笔画什么时候拆分,什么时候不拆?从上面两类字组的处理结果,似乎看不出单笔画拆分与否的规则。如果是依据古代字形来源是否独体象形字来决定是否拆分,那么“术”“兔”都来源于象形字,也不应拆分;如果是考虑组字能力,那么“艮”“氏”都是组字能力很强的偏旁,有独立为部件的资格;如果以是否作为表义部件参与构字来决定是否独立为部件,那么“亚”“主”“太”通常是作为表音部件出现,而不做表义部件。找不到这两种不同处理的依据,也就无法类推,在拆分时极易造成混乱和错误。

#### 四、全形部件与省形部件

- |       |                  |
|-------|------------------|
| 75 弟  | 76 𠂔(弟省),例字:第    |
| 102 风 | 103 几(风省),例字:凤凰佩 |
| 202 老 | 203 𠂔(老省),例字:考孝者 |
| 256 鸟 | 257 𠂔(鸟省),例字:岛鳧  |
| 325 豕 | 326 豕(豕省),例字:毅缘  |

以上每一组都是全形部件与省形部件并存,后

一部件命名为“某省”。对比下列部件:

145 𠂔(虎字头),例字:虎虑虐

“虎”与“𠂔”的关系与上述各组部件关系相同,“𠂔”为什么不叫“虎省”?“虎”为什么不单立为部件,而要拆分成两个部件?或者反过来问:既然76、103、203、257、326号部件已存在,为什么不去掉75、102、202、256、325号部件,把它们分析成两个部件组合而成?

#### 五、同形部件

16“𠂔”(𠂔字腰)与32“艹”(草字头)、89“儿”(尔字头)与295“𠂔”(负字头)、101“𠂔”(寿字头)与100“丰”的变体“𠂔”(如“邦”的左部),从形体上看基本相同,无法区分。

部件是笔画的结构体,部件必须以形体为依据。众所周知,双耳旁“𠂔”在左和在右有不同的来源,在左的来自“阜”,在右的来自“邑”,但是因为现代字形相同,只能认同为一个部件。上面讨论的几组部件都是由相同笔画按相同的组合方式组合而成的结构体,硬要分成不同的部件,这是脱离字形依据的纯粹主观的做法。

“𠂔”不是现代汉语常用字,“𠂔字腰”也就失去了指称的意义,但“𠂔”在常用字“𠂔”的偏旁中出现,不如去掉16号部件,立“𠂔”为部件,称作“𠂔字边”。

“𠂔”直接构成的常用字只有“尔”和“欠”,按照《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尔”拆分成“𠂔+小”,“欠”拆分成“𠂔+人”,而《现代常用字部件表》有“欠”无“尔”,这是把“欠”当做独体,“尔”分析为合体,这样的处理不符合系统性,建议“尔”也独立为部件,这样可以减去部件“𠂔”。

“寿”是常用字,也是常见偏旁,可以组成“𠂔”“𠂔”“𠂔”“𠂔”等字,既然“寿字头”不出现在别的字中,不如去掉这个部件,让“寿”独立为部件。

#### 六、可以减少和需要增加的部件

160 𠂔(以字旁),例字:以拟。从字形来看,“以”左边的竖提和中间的点分离,“𠂔”并不是经常凝结在一起出现的结构体,直接构成的字只有“以”字,不具备部件的外形条件,且没有理据,不如把仅有四个笔画的高频字“以”当做整体部件,不再拆

分,去掉160号部件“𠂔”。

393 夂(夜下角),例字:夜液。从字理来讲,“夜”由“衣”和“夕”两部分组合而成,字形演变使得这两部分交叉融合在一起。立“夂”为部件,“夜”拆分成“亠”“人”“夂”三个部件,这样的拆分不但破坏了字的理据,而且不符合字形结构规律,因为按规律,“亠”通常位于上下结构的上部,“亻”通常位于左右结构的左部,但是“夜”既不是上下结构,也不是左右结构。不如“夜”独立为部件,去掉393号部件“夂”。

398 一(夏字头),例字:夏嘎厦。“夏”字上部“𠂔”是“首”的省体,与“頁”的上部相同,“首”“頁”都是独立的部件,“𠂔”虽不成字却有理据,且从形体来看,“𠂔”为一整体,中间没有分割沟,分成“一+目”不但破坏理据,也不合字形。建议去掉398号部件“一”,立“𠂔”为部件,仍称为“夏字头”,“夏”字拆分成两个部件。

423 𠂔(焉字底),例字:焉焉。“𠂔”不成字,无意义,直接构成的字只有一个“焉”,不如“焉”独立为部件,去掉423号部件“𠂔”。

“育弃流疏梳”等字中的“𠂔”与“云”是两个不同的部件,“𠂔”来自倒子之形,表示刚出生的孩子,是个传统部件,且“𠂔”结构紧密,中间没有分割沟,理应是不可分析的独体部件。但《部件表》中没有这个部件,“育”字需要拆分成“亠+厶+月”,“弃”字拆分成“亠+厶+升”,这样的拆分失去了理据,无助于字形和字义的理解和识记,建议增加部件“𠂔”。

“候”字从形体结构分析由四部分组成:人+亠+亠+矢,但是“亠”没有列为部件,只能再拆分成两个单笔部件。单笔画是没有意义的书写单位,汉字拆分应尽量减少单笔部件的出现,况且,《13000.1字符集部件规范》有部件“亠”,建议增加部件“亠”。

“察”“蔡”等字中的偏旁“祭”,从形体结构分析由三部分组成:夕+夂+示,但是“夂”没有列为部件,只能再拆分为两个单笔部件。这样的拆分琐碎而无意义,不符合部件分析的初衷。“疑”右上角的“𠂔”与下面的部件相接,独立性不如“祭”中的“𠂔”,既然“𠂔”被列为部件454号,那么增加部件“夂”也是有理由而且必要的,何况《信息处理用13000.1字符集部件规范》中原本就有部件“夂”。

“舆”字中很容易拆分出部件“车”,但剩下的部分怎么拆分?262 𠂔(共字底)的例字有“舆”,481 𠂔(印字旁)的例字也有“舆”,说明“舆”字“车”外的部分要拆分成三部分,但是从字形看,显然“𠂔”与“𠂔”不同形,“𠂔”也不与任何一个已有的部件同形,因此按现在的规范“舆”字的拆分成为难题。建议立“𠂔”为部件,“舆”拆分为内外两个部件,这样既符合理据,又合于字形。

以上讨论的几个方面,有的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有的则是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为汉字的部件分析真正实现规范化而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郭洪)